

隋唐

〔清〕褚人获 著

演义

(下)



隋唐演义

(下)

〔清〕褚人获 著



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

词曰：

深锁幽窗，遍青山，愁肠满目。甚来由，风风雨雨，乱人心曲。说到情中心无主，行看江上春生谷。正空梁断影泛牙樯，成何局？画虎处，人赧棘。笑鹰扬，螳臂促。怎与人无竞，高飞黄鹄。眼底羊肠逢九坂，天边鳄浪愁千斛。甚张罗？叫得子规来，人生足。

调寄“满江红”

流光易过，天地间的事业，那有做得完的日子？游子有方，父母爱子之心，总有思不了的念头。功名到易处之地，正是富贵逼人来，取之如拾芥。若是到难处之地，事齐事楚，流离颠沛，急切间总难收煞。却说秦王与刘文静、徐义扶、女儿惠嫔，四五骑马，离脱了金墉城，与秦叔宝别了，连夜趲行。秦王在路上，念叔宝的为人，因对刘文静道：“叔宝恩情备至，何等周匝。所云：‘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’此之谓也。怎得他早归于我，以慰衷怀？”刘文静道：“叔宝也巴不能要归唐，无奈魏势方炽，二则几个弟兄，多是从瓦岗寨起手，干这番事业。三则单雄信是义盟之首，誓同生死，安忍轻抛。如今彼三人，皆有他意者，因前日翟让一诛，故众人咸起离心耳，散则犹未也。”秦王见说，不胜浩叹道：“若然，则叔宝终不能为我用矣！”徐义扶道：“殿下不必挂念，臣有一计，可使叔宝弃魏归唐。”秦王忙问道：“足下有何良策？”徐义扶道：“叔宝虽是个武弁，然天性至孝。其母太夫人，年逼桑榆，与媳张氏，俱安顿瓦岗。”秦王道：“魏家将帅俱集金墉，难道各将家眷尚在山寨里？”徐义扶道：“金墉止有魏公家眷，余皆在寨中。一个叫尤俊达，一个叫连巨真，二将管摄在那里。莫若将秦母先赚来归唐，好好供奉着，叔宝一知信息，必为徐庶之奔曹矣。”秦王道：“好便好，作何计赚来？”徐义扶道：“臣当年曾仕幽州，知总管罗艺，与秦叔宝中表之亲，极相亲爱。今年恰

值秦母七十寿诞，莫若假设是罗夫人，因往泰安州进香，路经此地，接秦母到舟中去相会，一叙阔踪。秦母见说，定必欣然就道。若离了山寨，何愁他不到长安？”刘文静道：“要做，事不宜迟，回去就行。”

三人正说得入港，赶到了千秋岭来。只见后面小厮青奴，在马上喊道：“姑娘的靴子掉去了一只了！”秦王听见，如飞兜转马头，只见徐惠嫔一只窄窄金莲，早已露出。徐惠嫔虽是个倜傥女子，此时不觉面红耳赤。徐义扶道：“既掉了一只，何不连那只也除了去？”只见秦王把马加鞭耸上一瞥头，向旧路寻去。未及片时，秦王题着一只靴子，向徐惠嫔笑道：“这不是卿的靴子？”徐惠嫔如飞下马来向秦王接了，穿札停当，然后上马。自此一路上，秦王与惠嫔虽不能雨觅云踪，然侍奉宵征，早已两情缱绻，魂消默会矣。一行人晓行夜宿，不觉早到了霸陵川。秦王对刘文静道：“孤偶然出猎闲游，不意遭此大难，若非惠嫔、义扶与秦、魏、徐三位同心救援，几乎老死囹圄。”刘文静道：“这也是殿下与臣数该有这百日之灾，幸遇义扶，朝夕周全。令媛弃恩施计，殿下不特得一明哲之士，兼得一闺中良佐，岂非祸兮福所倚乎？”

正说时，只见尘头起处，望见一队人马前来，乃是大唐旗号。秦王道：“难道父皇就知孤归国，预差人来迎接？”话未说完，只见袁天罡、李淳风、李靖三骑马早已飞到面前，口称：“殿下，臣等齐来接驾。”秦王道：“孤当初不听先生们之谏，致有此难，将来后车之戒，孤当谨之。”那时西府宾僚陆续来到，大家拥入潼关。秦王对徐义扶道：“贤卿与令媛，乞暂停驿馆，待孤见过父皇，然后备车驾来接令媛，方成体统。”义扶点首，忙进驿馆中安歇。秦王同众公卿进朝，见了唐帝，到宫中拜见了窦太后，骨肉相叙，如同再生，不觉涕泗横流。秦王细把被难前情，一一奏明。唐帝道：“秦叔宝、徐懋功、魏玄成这三位恩人，目下虽不能归唐，朕当镂之心版，儿亦当佩带书绅。至于义士徐立本与其女惠嫔，该速给二品冠带，并其小女凤冠霞佩，速宣来见朕。”秦王吩咐左右，在西府内点宫女四名，整顿香车，迎请徐惠嫔与其父义扶进朝。唐帝见了，甚加优礼，用义扶为上大夫之职，其女徐惠嫔，赐名徐惠妃，加一品夫人，与秦王为妃，参赞西府军机事务。

秦王又将叔宝寄来的谢表呈上。唐帝看了说道：“叔宝先年与朕陌

路相逢，全家亏他救护。今吾儿又赖他保全性命，父子受恩，未知何日得他来少报万一？”秦王道：“不必父皇留念，儿自有良策，使他即日归唐。”说了，大家谢恩出朝。未及数日，秦王即差李靖、徐义扶带领雄兵二千并宫娥数名，拥护徐惠妃夫人，前往瓦岗，计赚秦母出寨。今且按下慢题。

再说魏公李密，在偃师收降了凯公，大获全胜，颁赦军民。正该班师回来，复不自谅，徇行河北部，被夏王窦建德首将王综，拒战于甘泉山下。被王综以流矢射中李密左臂，大败丧气。又接徐世日报，说狱官徐立本，私放秦王、刘文静归国，自谋官中差使，不知去向。魏公看报大怒，连夜赶回金墉。魏征、徐世勣、秦琼接见。魏公将三人大肆唾骂，道他们不行觉察，通同徇私，受贿卖放，藐视纪纲。将三人即欲斩首。亏得祖君彦、贾润甫等再三告免，权禁南牢，将来以功赎之。

再说秦母与媳张氏孙怀玉，住在瓦岗。虽叔宝时常差人来询候，然秦母年将七十，反比不得在齐州城外，为子者朝夕定省，依依膝下，寻欢快活。奈儿子功名事大，只好付之浩叹而已。一日，只见一个小厮，进来报道：“幽州罗老将军，差人到寨，专候秦夫人起居，要面见的。”秦母见说，对媳张氏道：“罗姑爷处，还是我六十岁时差人来拜寿，后数年以来，音信悬隔，今什么又差人来，莫非又念及我七十岁的生辰么？”张氏夫人道：“是与不是，还该出去见他，就知分晓。”秦母只得同着怀玉，到堂中来见。两个差官，齐跪下去说道：“差官尉迟南、尉迟北，叩见太夫人。先有家太太私礼一副，奉上的寿仪，俟太夫人到舟中去，家太太面致。”秦母连忙叫怀玉，拖了两个差官起来。随后又是四个女使，齐整打扮，上前叩头。那差官说道：“这是罗太太差来，迎请太夫人的。”秦母道：“小儿秦琼，在金墉干功，不在寨中，怎好有劳台从枉顾？请尊官外厢坐。怀玉，你去烦连伯伯来奉陪。”怀玉应声去了。

秦母同四位女使，到里边来，见了张氏夫人，叫手下把罗夫人私礼抬了进来，多是奇珍异玩，足值二三千金。寨中这些兵卒，多是强盗出身，何曾看见如此礼物，见了个个目呆口哑。连尤俊达与连巨真，亦啧啧称羡道：“不是罗家帅府里，也办不出这副礼来。私礼如此，不知寿仪还怎样个盛哩？”那四个女使，见过了张氏夫人的礼，又致意道：“家太太

多拜上，因进香经过，要请太太夫人与少爷，同到舟中去一会，方见故旧不遗，叫妾们多多致意。”张氏夫人忙叫手下安排酒筵，款待来使。婆媳两个，私相计议。秦母道：“若说推却儿子不在，礼多不收，也不去会罗姑太太，这门亲就要断了。若说去，琼儿又在金墉，急切间不能去报知。”其时恰好程知节的母亲，也在房中，插口道：“这样好亲戚，我们巴不能个扳图一个来往，他们却几千里路，备着厚礼来相认，却有许多疑虑？”张氏夫人道：“当年怀玉父亲，犯事到幽州，亏得在姑爷手下认亲，解救回来。那十年前婆婆正六十寿诞，我记得姑太太，曾差两员银带前程的官儿，前来上寿。如此亲谊，可谓不薄矣。今若遽尔回他，只道是我们薄情，不知大体的了。”秦母道：“便是事出两难。”程母道：“据我见识，既是老亲，你们婆媳两个，还该同了孙儿去会一会。人生在世，千里相逢，原不是容易得的事，难道你还有七十岁活么？你们若不放胆，我只算你的老伴，去奉陪走走何如？”秦母见他们议论，已有五六分肯去相会的意思了。及见连巨真进来说道：“那两个姓尉迟的差官，多是十年前在历城县来拜过寿的，说起来我还有些认得，怎么伯母就不认得了？”秦母道：“当时堂中挤着许多人，我那里就认得清？既是恁说，今日天色已晚，留他们在寨中歇了，明早一同起身去就是，少不得连伯伯也要烦你护送去的。”连巨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过了一宿，明早大家用过了早餐，秦母、程母、张氏夫人，多是凤冠补服。跟了五六个丫鬟媳妇，连他们四个女使，共是十二三肩山轿。秦怀玉金冠扎额，红锦绣袍，腰悬宝剑，骑了一匹银鬃马。连巨真也换了大服，跨上马，带领了三四十个兵卒，护送下山。一行人走了十来里，头里先有人去报知。只听得三声大炮，金鼓齐鸣，远望河下，泊着坐船两只，小船不计其数。秦母众人到了船旁，只见舱内四五个宫奴，拥出一个少年宫妆的美妇人出来。你道是谁？就是徐惠嫔假装的。秦母与众人停住了轿，便道：“这不是罗老太太，又是谁？”那差来的女使答道：“这是家老爷的二夫人。”秦母见说，也不便再问。大家迳进官舱，舱口一将白显道，抢将出来观看，被秦怀玉双眉戟竖，牙毗迸裂，大喝一声。白显道一惊，自进舱里去了。李靖在船楼上望见，骇问来人道：“此非叔宝之儿乎？”来人道：“正是。”李靖道：“年纪不大，英气足以惊人，真虎子也。”

快叫人请过船来。

秦母等进舱，一个女使对着禀明道：“这个是秦太太，那个是程太太，这是秦夫人张氏。”徐惠妃一一拜见过，便向秦母道：“家老太太尚在前船，嘱妾先以小舟奉迎。承太太夫人不弃降临，足见亲谊。”吩咐打发了轿马兵卒回去，后日来接。秦母道：“琼儿公千金壻，多蒙太太颁赐厚仪，致承尊枉顾，实为惶恐。”舟中酒席已摆设停当，即便敬酒安席。李靖请过秦怀玉来，与徐义扶相见了。李靖与秦怀玉说起他父亲前日寄书札来，取出来与怀玉看了。怀玉方知他是李药师，父执相逢，不胜起敬。忽听见又是三声大炮，点鼓开船。秦母在那边舟中，不见了怀玉，放心不下，忙叫人请了过来，坐在身旁。船头上鼓乐齐鸣，一帆风挂起，齐齐整队而行。连巨真见这许多光景，也觉心上疑惑，亏得夜间宿在徐义扶舟中，义扶向他备细说明，连巨真心中虽放宽了些，但嫌身心两地，只好付之无可如何。

徐惠妃那夜见秦夫人们，多是端庄朴实的人，已在舟中，料难插翅飞去，只得将直情备细说与张氏夫人知道。张氏夫人，忙去述与婆婆得知。秦母止晓得先前楂树岗秦琼救了李渊之事，后边南牢设计放走李世民一段，全然不知，亏得徐惠妃将前事一一题明：“因秦殿下念念不忘令郎将军之德，故此叫妾与父亲陛见后即定计来请太夫人。”此时秦母与张氏夫人晓得相对说话的，不是罗二夫人，乃是秦王一位妃子，重新又见起礼来，幸喜程母因多用了几杯酒，瞌睡在桌上。秦母道：“小儿愚劣，有辱殿下垂青。但是那里知我家与罗总管是中表之亲？”徐惠妃道：“家父先朝曾任幽州别驾数年，罗帅府衙门中事并走差之人，无不熟识。”秦母道：“怪道尉迟南兄弟，扮得这般厮像。只是如今魏邦事势未衰，吾家儿子急切间怎能个就得归唐？夫人先须差人送一个信去方好。”徐惠妃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程太太跟前，万万不可说明。”

秦母众人在舟中住了两天，那日早起，只听得前哨报道：“头里有贼船三四十只，相近前来。”秦怀玉正睡在那边船楼上，听见，如飞披衣起来窥探。只见李靖在舱中，唤一将进来，那将是前日扮尉迟北的。李靖在案上取一面令旗，付与中军官，递将下来。那将跪下接着，李靖坐在上面吩咐道：“前哨报有贼船相近，你领兵去看来，不可杀害，好歹捆来

见我。”那将应声去了。不一时，只闻得大炮震天，呐喊之声不绝。小船上兵卒，个个弓上弦刀出鞘，把甲冑收束停当。未及两个时辰，鸣金三响，早见那员武将跪下道：“禀元帅爷缴令，贼船已获，头目现捆绑在船，尚候元帅爷的旨定夺。”李靖收了令箭，便问道：“贼船是何旗号？”那将答道：“打着是魏家旗号。”李靖双眉一蹙道：“既是魏家的人，解进来。”那将应声而去。其时大小船，俱停住不行。船头上众将，排列刀斧手、捆绑手，明晃晃执着站立，好不威武。只见战船里，拖出一个长大汉子来。连巨真在后边船上望见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这是我家贾润甫，为什么撞在这里，却被他们拿住？”忙要去报知秦怀玉，无奈船挤人多，急切间难到那边船上去。徐义扶又不见了，只得趴在船舷上，听他们发落。

只听见李靖问道：“你是那一处人，叫甚名字？”贾润甫答道：“我是魏邦人，叫做贾和。”李靖道：“既是魏邦人，岂不见我大唐旗号出师在此，擅敢闯入队来！我且问你：你奉李密使令，差往那里去，今从何处来？”贾润甫道：“实因王世充去秋曾向我处借粮二万斛，不意我处今秋歉收，魏公着我去索取。”李靖道：“王世充残忍褊隘之人，刻刻在那里覬觐非望，以收渔人之利。你家李密，却去济应他的粮草，何异虞之假道于晋，因以自蔽乎？可知李密真一庸碌之夫矣！”贾润甫道：“天下扰攘，未知鹿死谁手，明公何出此言？”李靖拍案喝道：“李密手下多是一班愚庸之夫，所以前日秦王被囚于南牢，文静因辱于殿陛。我正要来问罪，你却撞来乱我军律。左右的与我拿去斩讫报来！”众军校吆喝一声，把贾润甫捆绑出来。连巨真唬得魂飞魄散，如飞要去寻秦怀玉。何知秦怀玉被徐义扶说明，反不着忙。只见中军官又叫刽子手推贾润甫转来。李靖起身亲解其缚，喝左右取冠带过来，替贾爷穿好上前相见。贾润甫拜谢道：“不才偶犯元帅虎威，重蒙格外宽宥，是见海涵。”李靖道：“适才不过试君之器量耳，弟辈仰体秦王求贤之心，何敢妄戮一人。且叫足下相会几个朋友。”

话未说完，只见徐义扶、连巨真、秦怀玉，多走到面前。贾润甫大骇，对徐义扶道：“你是放走了秦王与刘文静，该在这里的了。”对连巨真、秦怀玉道：“你们是住在瓦岗，为何却在此处？”徐义扶把始末备细说了一遍。贾润甫对徐义扶道：“你却同了秦王高飞远举来了，累及徐军

师、秦大哥、魏记室，坐禁南牢。”秦怀玉听见说他父亲囚禁南牢，放声大哭，忙问李靖说道：“乞老伯借二千兵与小侄，待小侄打进金墉，救取父亲。”秦母在此船，闻知这个消息，亦差人来盘问。贾润甫道：“既是秦伯母在此，何不请过船来相见，听我说完，省得停回重新再说。”李靖便向怀玉道：“正是，贤侄去请令祖母过来，听贾兄说完。”不一时秦母走过船来，众人一一拜见了。秦母向贾润甫道：“小儿为何事逮罪南牢？”贾润甫道：“魏公降服凯公回来，闻报徐兄放去了秦王、刘文静，又迁怒于秦大哥、魏玄成、徐懋功，将他三人监禁南牢。我与罗士信再三苦谏不从，即差我往王世充处讨粮。因去秋王世充差官来要借粮四万斛。彼时我听见，如飞向魏公力止，极言不可借。世充乏食，天绝之也，何反与之？况我家虽有预备，积储几仓，亦当未雨绸缪，要防自己饥谨。况军因粮足，今若借与彼，是藉寇兵以资盗粮也，智者恐不为此。无如魏公总不肯听，竟许其请，开仓斛付二万斛。那开仓之日，适值甲申日，有犯甲不开仓之禁忌。嗣后巩洛各仓，仓官呈报鼠虫作耗，背生两翼，遍体鱼鳞，缘壁飞走，蜂拥而出，仓中之粟，十食八九。魏公拜程知节为征猫都尉，下令国中每一户纳猫一只，赴仓交纳，无猫罚米十石。究竟鼠多于猫，未能扑灭，猫与鼠不过同眠逐队而已，鼠患终不能息。魏公正在悔恨，近又萧铣缺饷，亦统兵来要借粮五万斛，如若不允，便要尽力厮拼。因此魏公着了急，将他三人在南牢赦出，即差了秦大哥与罗士信，领兵去征萧铣，徐懋功差往黎阳，魏玄成看守洛仓。目下又值禾稼湮没，秋收绝望，因此差我向王世充处，取偿前日之粟。如今伯母既是秦王命李元帅屈驾长安，定必胜似瓦岗，待我报与秦大哥晓得了，他毕竟也就来归唐。”又对连巨真道：“巨真兄，你还该回瓦岗去，众弟兄家眷尚多在寨，独剩一个尤员外在那里，倘有疏虞，是谁之咎？我因公干急迫，伯母请便。”即向众人告辞。李靖见贾润甫人才议论，大是可人，托徐义扶说他归唐。贾润甫道：“弟因愚劣，不能择主于始，今虽时势可知，还当善事于终。若以盛衰为去留，恐非吾辈所宜，后会有期。”即便别去。李靖深加叹服，连巨真因与秦叔宝义气深重，只得同到长安，看了下落，再回瓦岗。正是：

满地霜华连白草，不易离人义气深。

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玄邃归唐

诗曰：

成败虽由天，良亦本人事。

宣尼惊暴虎，所戒在骄恣。

夫何器小夫，乘高肆其志。

一旦众情移，福兮祸所伺。

蛟螭失所居，遂为蝼蚁制。

噬脐徒空悲，贻笑满青史。

事到骑虎之势，家国所关，非真拨乱之才，一代伟人，总难立脚。何况庸碌之夫，小有才名，妄思非分，直到事败无成，才知噬脐无及。今且不说秦母归唐。再说贾润甫别了李靖等来到洛阳，打探王世充大行操练兵马，润甫要进中军去见他。世充早知来意，偏不令润甫相见，也不发回书。叫人传话道：“这里自己正在缺饷，那得讨米来清偿你家？直等我们到淮上去收了稻子，就便来当面与魏公交割。”贾润甫见他这样光景，明知他背德不肯清偿，也不等他回札，竟自回金墉来回复魏公道：“世充举动，不但昧心背德，且贼志反有来攻伐之意，明公不可不预防之。”李密怒道：“此贼吾亦不等其来，当自去问其罪矣。”择日兴师，点程知节、樊文超为前队，单雄信、王当仁为第二队，自与王伯当、裴仁基为后队，望东都进发。那边王世充，早有哨马报知，心上要与李密厮拼，只虑他人马众多，急切间不能取胜，闷坐军中。忽一小卒说道：“前年借粮军士回来，说李密仓粟，却被鼠耗食尽，升贾润甫补征猫都尉，宫中又有许多灾异。金墉百姓多说是僭了周公的庙基，绝了他的香火，故此周公作祟。”郑主道：“只怕此言不真。”小卒道：“来人尽说有此怪异，为甚说谎？”郑主笑道：“若然，则吾计得矣。但必要一个伶俐的人，会得吾的意思，方为奇妙。”说了，呆看着那小卒，小卒低着头微笑不言。

到了明日，擂鼓聚将，大宴群臣，计议御敌之策。郑主问道：“李密

金墉之地，还要隋朝故宫，还是他自己创造的？”张永通答道：“魏主宫室，原是周公神祠。李密谓周公庙宇当创建于鲁，此地非彼所宜，便撤去庙貌，改为宫阙。周公累次托梦于臣，臣未敢渎奏。”郑主拍案道：“怪道孤昨夜三更时分，梦见一尊冠冕神人，说：‘吾乃周文王之子姬公旦便是，蒙上界赐我为神，庙宇在金墉城内，被李密拆毁了，把基址改为宫殿，木料造了洛口仓，使我虎贲卫从，漂泊无依。今李密气数将尽，运败时衰，东郑王你替我报仇做主。’”众臣道：“神人来助，足见明公威德所致，此番魏邦土地，必归于明公矣。”郑主道：“富贵当与卿等共之，谅孤非敢独享也。”正说时，只见三四个小卒走上前来报道：“中军右哨旗丁陈龙，忽然披发跣足，若狂若痴，口中大叫道：‘我要见东郑王。’”郑主见说，笑逐颜开，对众臣道：“此卒素称诚朴，何忽有此举动？孤与卿等同去看他。”说了，齐上马，来到教场中。军师恒法嗣纵马先到演武场，只见陈龙闭着双眼，挺挺的睡在桌上，高声朗句的在那里诵大雅文王之诗曰：“文王在上，于昭于天。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见郑主来，忽跳起身，站在桌上，朝着外边道：“东郑王请了，吾周公旦附体在此。前宵所嘱之言，何不举行？勿谓梦寐，或致遗忘。若汝等君臣同心协力，吾还要助汝阴兵三千，去败魏师，幸毋观望，火速进兵为上。吾去也！”说了，跳将下来，满厅舞蹈扬尘。此时王世充与众臣，早已齐齐跪拜道：“谨遵大王之命，我等敢不齐心讨贼，以复故宫，重修殿宇峥嵘？”大家忙起身，看那个陈龙，面色如灰，手足冰冷，直僵僵横在草地上。郑主叫人负了他回去。

自此郑家兵将，个个胸中有个周公旦了。从来行兵诡道，王世充原是个奸狡多谋之人，兼那军师恒法嗣，又是个旁门邪术之徒，恰好在乱离中，逞志求荣，希图宝位，便有许多因邪入邪之事来凑他。郑王回朝，即便传旨军师恒法嗣，明日下演武场，点选彪形大汉三千，个个身長八尺，脚踩木屐一丈二尺，面上俱带鬼脸，身穿五色画就衣服。数日之内，演习停当。恒法嗣说：“此计只宜速行，攻其无备。”郑主准奏。这不过是要收拾完一个李密，成全一个应世之主。若李密是个明哲之士，见国中屡现灾异，便要安守金墉，悔改前愆，优恤臣下，犹可以为善国。无奈李密自恃才略高强，却忘了昔日死里逃生之苦，刻刻要想似汉高题着三

尺剑，无敌于天下。先把一个足智多谋的军师徐世勣调去黎阳。萧铣乃癣疥之疾，又把忠勇全备的秦叔宝、罗士信差他去拒守。贾润甫屡进奇谋不听，而置之洛口。邴元真贪利忘义小人，反置之左右。只剩单雄信、程知节等一班恃勇好斗之人，自统大兵前来。未及两日，何知王世充也拥着大队人马，在路上遇哨马报知，大家离着三四十里安营驻扎。李密安营于翠屏川东山。王世充结寨于翠屏川西山，军师桓法嗣带领细作，随身兵马二三百，悄到镇东山顶，了望魏营，部伍整齐，如星辰累落，看去杀气冲天，果是人惊鬼哭。

桓法嗣心中暗想：“吾虽练彪形高橈神兵，怎能够胜他人强马壮？”蹙着双眉，四下闲看，忽见东北方山角下，七八个大汉，在那里采樵。桓法嗣看他们运斧弄斤，丁丁伐木。不觉怡然而笑道：“吾更有计矣！”悄悄唤一家将近前来，附耳几句，自己即便上马归营。到了明日，进大营对郑主道：“臣昨夜也梦见周公对臣说道：‘桓法嗣听我吩咐：明日我暗引一人来助你们擒贼，你快去催主人作速进征，以决胜负。’”又附郑主耳上说了几句。郑主大喜。桓法嗣又将木排，多用红绿颜色，画成兽形，列为主城，将兵马尽藏其中。郑主坐中军大寨，看军师桓法嗣调度。只见帐下军士道：“拿着了李密。”及至解进来时，见绑着的却是一群打柴的人，为首又是李密。郑主问道：“是那里拿来的？”军士答道：“小人们奉令巡逻，到山坳斜径，遇着这干人，内中却有李密，小人们奋勇拿来请功。”郑主怒问，那为首喊叫冤枉道：“小人是国子监助教陆德明的家人，城中乏柴，着小人来樵采，说甚李密，现有同伴可证。”巡逻的道：“明是李密，假做采樵，窥探军情。”郑主又向众樵夫细问，果然是乡宦家人，差出来打柴的，郑主叫左右去了那干人的绑缚，对他们说道：“我晓得你们尽是平民，我如今正要用着你们。且问你众人里边，可有熟识北邙山幽僻路径的？”一个樵夫指道：“那个叫做满山飞金勇，那个叫做穿山甲庞元，他两个惯走山径，晓得路途。”郑主道：“妙！”先叫那像李密的前来，赏他一个中军把总。那两个金勇、庞元，赏他做了左右队长，多给衣帽战袍。又叫中军附耳，吩咐了领去。众樵夫大喜，叩谢出营，编入队伍。看两边是：

纷纷战血烟云洒，胜败存亡未可知。

再说李密前队程知节，指望遇着了对头，爽利大杀一场。不意王世充的兵马，反将横木为城，寂然不动。便督军马，冲到城边，却又看见了木城上红绿兽形，即便调转马头，逃回转来。那单雄信领着第二队，亦凑着了，叫前队架起云梯炮石，向内攻打，竟不能破。魏主在后队结寨，时将举火，传令黑夜须防贼人行劫，各营务要小心，静听更筹。到了三更时分，魏营兵将耳边，只闻得四下里炮声隐隐不绝，心中惶惑。忽有巡逻夜不收，到前营来报道：“王世充木城已开，只是内中灯火俱无，人影不见，敢报老爷知道。”程知节因日间攻打了半天，正在那里心中烦躁，忽闻此报，安能忍耐！自己当先，领军马直到郑营。远远望去，只见木城大开，灯火齐举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并不见一兵在外。恼得程知节性起，把双斧高举，口中喊道：“有胆气的随我来！”只见郑营寨中一声炮响，闪出一将，杀了十来合，败将下去。程知节趁势追赶，约十来里，又听得郑营中一个轰天大炮，四下里即便接炮连声，忽起一阵怪风，刮地里迎面吹来。

其时金鸡已报，天色已明。程知节正催促兵马杀将下去，只见斜刺里赶出七八队，都是面蓝发赤，巨口狼牙。五色长袍，高蹠橈脚。硝黄火药，烘满半天。都执着砍刀，从第二队后边杀来。个个喊道：“天兵到了，你们要命的快须投降！”单雄信兵士见了，尽皆惊惶，要兜转马头，杀奔回去。因那些战马，见了这班鬼脸长人，咆哮乱跳，反向前尽力嘶跳。单雄信只得大着胆，随着前队，往前杀去。两队人马接着王世充许多将士，绞作一团的乱杀。程知节正在酣战之时，听得喊道：“捣寨的兵，拿了李密来了！”只见一簇兵马，拥着李密，锦袍金甲，背剪在马上，喊叫不明道：“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！”已被这千人拥进阵里去。程知节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对裨将樊文超道：“如今主公已没了，战也没用，散罢！”樊文超道：“东天也是佛，西天也是佛，散也没处去，倒是投降。”便传主将已没，情愿投降。部下听得，一齐抛戈弃甲跪倒。程知节忆着老母，却在乱军中卸去盔甲，寂然逃走。

单雄信与王当仁在第二队，见前边一齐跪倒，不知为甚缘由，却飞报的来说：“魏公已被拿去，前军已尽投降。”单雄信也是个猛夫，再不忖量李密怎样就可以拿得，心下反着了忙，对王当仁道：“魏公既被他们拿

去了，我们在此，杀也无益，不如我和你冲出去罢！”王当仁便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喊一声，领麾下努力，杀了一里多路。无奈四围郑兵，越杀越多。单雄信回转头来一看，王当仁已不见了。单雄信正要转身去寻，不题防郑将张永通飞马到面前。雄信忙举槊相迎。岂知郑营中几十把钩镰枪齐举，把单雄信坐马拖翻。雄信无奈，亦只得领众投降。

独有魏主还领着精锐心腹之士督战，见前队散乱，忙着裴仁基前来救应，亦被郑阵中镰钩套索捉去。魏主正在惊疑之际，只见后面山上，连声发喊，二队短刃步兵，赶下山来，已在阵后乱砍。回望寨中，火焰冲天，守寨军士，四散逃走，投崖坠石。原来王世充着樵夫引导，黑夜领这支兵，各带硝磺引火之物，乘他兵尽出战，焚他大寨。魏主平日却因自恃势盛，只道无人敢来窥伺，到处不立木栅，止设营房。所以这几百人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烧了他寨，又杀将转来。此时李密要敌后军，前面王世充人马已到。要敌前军，后边步兵杀来。真是前后夹攻，腹背受敌。无可奈何，只得易服同众逃到洛口仓。贾润甫闻知，远来接见，把善言相慰道：“汉高屡败，终得天下。项羽虽胜，卒遭夷灭。明公安心以图后举。”在洛口仓安歇了一夜。次日正欲与众将计议，只见程知节同了十来个士卒逃来。魏主怒道：“我正要问你那前面是怎么样光景，以至于此？”程知节道：“头里我们被他杀退了下去，已有六七里，何知起一阵怪风，冲出无数阴兵，这还大家尽力混杀。不意他们阵里拥过一个锦袍金甲，与明公面貌无异，背剪在马上。我们军士，只认真是主帅被擒，军士都无心恋战。郑营中四下军马，如山倒海翻，裹将拢来，裨将樊文超即便领众投降。我不得已卸甲逃走到仓城。岂知邴元真已将全城归降王世充。我故又赶到这里，幸喜明公无恙，多是贼人使的诡计。”

话未说完，只见魏征一骑来到，魏公大骇，忙问道：“为什么你亦离了金墉，莫非亦有甚事么？”魏征道：“昨夜五更时分，有一起人马，叫喊开城。郑司马上城看时，只见灯火之下，果然是明公坐在马上。郑司马忙开城门，出来迎接，只见喝道：‘诸将不行救应！’就叫手下捆缚，裴仁俨亦被擒下。我着了急，知中贼人之计，如飞着宫侍报知王娘娘同世子逃出了南门，恰好在路上遇着了王当仁，交付与他送上瓦岗去了。故此我特地寻来，恰好多在这里。刚才我在路上，听见逃回兵卒说：‘王世充

大队人马，又追将下来。”正说时，只见贾润甫手下巡逻走卒来报道：“虎牢关也失了。郑家大兵只离我们洛口三十里地，我们快走罢！”此时连魏征也没了主意。李密见王世充势大，量此洛口一隅，怎能支撑？只得同众进守河阳。河阳乃祖君彦所守地方，未及两日，巡卒又报偃师、洛口俱失。李密叹道：“谁料贼子弄这些诡计，失去这许多地方，又战失了好几员名将，这都是孤自己大意，以至于此。如今方寸已乱，教孤如何是好？”王伯当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南阻河，北守太行，东连黎阳。徐世勣为人忠义，不以成败利钝易心。且足智多谋，堪当一面，着他同守黎阳，移兵食以资河北，虽与世充相近，未将不才，愿为死守。明公身居太行，呼吸两地，身既在此，当时部曲必然来归，力薄则拒险而守，力足则相机而战，方是妙计。”李密道：“此计甚善。”问众将，多默默不答。李密又问，众将只得说道：“前日北邙一战，人心皆惊，雄信投降，仁基、智略就缚，以致河阳疾破，仓城即降，偃师、洛口、虎牢地方，接踵而失。将无固守之志，兵无敢死之心，人情趋利，比比皆然。今明公麾下，尚有二万，恐再俄延，怕从人日散，公欲拒守，谁人相助？”

李密听了，不觉两行泪落道：“孤仗诸君戮力同心，首取洛口，又据黎阳，北抗世充，南破化及。不意今日一战，至于众叛亲离，欲守无人，欲归无地。要此七尺何为？”言罢，拔剑便欲自刎。伯当一把抱定，两泪交流道：“明公，你备经困苦，方能得成大业；今虽失利，安知不能复兴，何作此短见？”两人号哭连声，众将也齐泪下。李密哽咽了半日，才出得一声道：“罢，罢，我壮志不甘居人之下，今天丧我，无计可施，黎阳我断不去。诸君若不弃，同到关中归于唐主，诸君谅亦不失富贵。”众将齐声道：“愿随明公同归唐主。”李密对王伯当道：“将军家室，多在瓦岗，今日入关，家室日远，恐必挂念；不若将军且回。”伯当道：“昔与明公共誓生死同随，安肯今日相弃？便分身原野，亦所甘心，何况家室哉！”这几句连同行的人都感动，没一个肯离散。独有程知节跳起身来说道：“不是兄弟无情，你们却去得，我却不敢追随。”众人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李密道：“我晓得了，尊堂尚在瓦岗，不去也罢了。”程知节道：“不是这话，老娘在瓦岗，尤大哥与我不比别的弟兄，时刻肯照顾我母亲，我可以放心无忧。当年李世民，监禁在南牢百日，多是我程咬金陷他。”众人道：“这

是公事，岂独罪你一人？”程知节道：“当日世民窥探金墉城，众臣只道他诡计，无人敢去拿他，独有我老程，不怕死赶出城外。追至老君堂，见他躲在神柜里。我认他是个蟒蛇精，一斧几乎把他砍死。幸亏秦大哥止住了，说道：‘留活的拿去见魏公。’所以他君臣两个，困陷这几时。如今的人，恩则便忘，怨则分明。我今去正中唐家的意，把咬金一刀两段，叫我老娘谁来照看？不去，不去！”说罢，竟一恭而去了。众人道：“此时各从其志，他不去，我们是随明公去便了。”

李密恐怕耽延有变，也不待秦叔宝回来，亦不去知会徐世勣，只带部下兵有二万人西行。先差元帅府掾柳玭，赍表奏知唐帝。唐帝久知李密才略可用，况他河南、山东，旧时部曲甚多；若收得他，即可以招来为我用，所以不胜大喜。先差将军段志玄来慰劳他，又差司法许敬宗来迎。只是李密想起当日希图作盟主，就是唐帝何等推尊，谁知一旦失利，却俯首为他臣子，心中无限不平，无限悒快。今事到其间，不得不为人下了。率领王伯当一千人进长安，朝见唐帝。诸将拜舞毕，宣李密上殿。唐帝赐坐道：“贤弟，战争劳苦，当俟吾儿世民幽州回来，与贤弟共平东都，以雪弟仇。”就传旨授李密光禄卿上柱国，赐邢国公。王伯当左武卫将军，贾润甫右武卫将军，魏征为西府记室参军。其余将士，各各赐爵。李密等谢恩而出。唐帝又念他无家，将表妹独孤氏与他为妻。官职虽不大，恩礼可谓隆矣。正是：

忆昔为龙螭，今乃作地鼠。

屈身伍绛灌，哽咽不得语。

第五十四回 释前仇程咬金见母受恩 践死誓王伯当为友捐躯

词曰：

忆昔声名如哄，收拾群英相共。一旦失筹谋，泪洒青山可痛。
如梦，如梦，赖有心交断送。

调寄“如梦令”

古人云：知足不辱，苟不知足，辱亦随之。况又有个才字横于胸中，即使真正钟鸣漏尽，遇着老和尚当头棒喝，他亦不肯心死。何况尚在壮年，事在得为之际。却说魏王李密，进长安时，还想当初曾附东都，皇泰主还授我太尉，都督内外诸军事。如今归唐，唐主毕竟不薄待我，若以我为弟，想李神通、李道玄都得封王，或者还与我一个王位，也未可知。不意爵仅光禄卿，心中甚是不平。殊不知这正是唐主爱惜他，保全他处。恐遽赐大官，在朝臣子要忌他。又因河南、山东未平，那两处部曲，要他招来，如今官爵太盛了，后来无以加他，故暂使居其位，以笼络他，折磨他锐气。李密总不想自己无容人之量，当年秦王到金墉时，何等看待。如今自己归唐，唐主何等情分。还认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子，满怀多少不甘。

居未月余，秦王在陇西征平了薛举之子薛仁杲，拔寨奏凯还朝。早有小校飞驰报捷长安。唐主宣李密入朝面谕道：“卿自来此，与世民未曾觐面。朕恐世民怀念往事，不利于卿。卿可远接，以尽人臣之礼。”李密领诺。其时魏征染病西府。李密同王伯当等二十余人，离了长安，望北而行。直至幽州，哨马报说秦王人马已近。李密问祖君彦道：“秦王有问，教我如何对答？”君彦道：“不问则已，若问时，只说圣上教臣远接，即不敢加害于明公矣。”二人正商议间，只见金鼓喧阗，炮声震地。锦衣队队，花帽鲜明，左右总管十人。剑戟排拥，戈矛耀日，前面数声喝道。一派乐官，坝篪迭奏而来。李密只道来的就是世民，忙与众官分班立候。只见马上一将，大声呼道：“吾非秦王，乃长孙无忌与刘弘基也。殿下尚在后面，汝是何人，可立待之！”是时李密心中懊恨，明知秦王故意命诸将装作王子来羞辱齿他。如今若待不接，恐唐王见怪。若再去接，又觉羞辱难堪。

正在悔恨之时，又见一队人马，排列而来。前面一对回避金牌，高高擎起。中间旗分五色，剑戟森严。后面吆喝之声渐逼，望见舆从耀目，凤起蛟腾。李密暗想：“是必秦王也。”忙与众将俯躬向地打躬下去。只见马上二人笑道：“吾乃马三保、白显道也，前年我们到金墉来望你，今你亦到吾长安来。若要接殿下，后面保驾帷幔里高坐的便是，可小心向前迎接。”李密听见，满面羞惭，捶胸跌脚，仰天叹道：“大丈夫不能自